

李健吾



這不過是春天



文季叢書之一十

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一幕

本劇排演或改編須得編者同意

人物

警察廳廳長

年四十餘。

廳長夫人

年近三十。

女子小學校長

前者堂姊，未婚，年三十餘。

王 彝 丞

廳長秘書，年約三十。

白 振 山

秘探，年約五十。

馮 允 平

年約三十。

男 僕

地點

北平。



485001

時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

時間

第一幕 某日下午。

第二幕 次日下午。

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

一間寬麗有致的內客室，近代布置，用起來舒服，看起來上眼。右方通大客廳，從斜斜掛起的絨帘底下，傳出歡笑的聲音。後牆靠近左角，有一小門，通內院，或出或入，總是順手關住。

從大客廳進來一位衣飾華貴的少婦，一句話不說，站住噫了口氣，然後三腳兩步，全身倒在沙發上，閉住眼，疲倦極了的樣子。她睜開眼，發見男僕立在帘子一側，捧着一封公函。

夫人（溜了起來，翻身坐直。）站在這兒幹什麼，不把帘子給我放下來！

男僕 是，太太。

【他回身放下絨帘。

夫人 你手裏誰的信？

男僕 (向前) 廳長的公事。

夫人 那你跟着我!

男僕 是,是。

〔他轉身趨向小門。〕

夫人 回來!什麼公事?

男僕 上頭下來的公文,王秘書看過,叫我呈上廳長。

夫人 那個上頭拿給我看看!

男僕 是。

〔他趨回,遞上公文。〕

夫人 (看了一眼封皮,扔到圓几上) 左不是些鬼事,有什麼著急的!

男僕 是。

夫人 你先去告訴姨小姐,說我有點兒頭疼,請姨小姐替我張羅張羅客人。

男僕 是。

〔他過去掀起絨帘，隨即側身而立。〕

男僕 姨小姐。

〔女子小學校長進來。〕

校長 (向夫人) 好個自在人兒，偷偷躲在這兒！你就像一塊磁鐵，大家一不見你，就別想黏到一塊兒。有的拉長了臉，就欠打座入定的份兒；有的走開找自個兒的人，去說自個兒的話，倒像不是在誰家客廳，是在什麼陶然亭。一句話，這叫做各奔前程。

夫人 我懶的應酬，說過來說過去，全是些耳朵聽膩了的老生常談。

校長 你不是懶，你是賴。

夫人 賴也罷，女子一賴就是懶。

校長 你忘了心字旁兒也成。

夫人 還是沒有心的好。(向男僕) 辦你的公事去，老在這兒幹什麼！

男僕 是太太。

〔他趨前，拾起公函，轉向小門下。〕

校長 （過來坐下。）你做了好些年闊太太，脾氣像是更大了。

夫人 你還當發脾氣只是女孩兒家的事。做了闊太太，頭一樁事就是練着使性子。

校長 我這多年的老姐，不說什麼的話，越來還真越不瞭解你。外人看，還只當我們浮面兒生活不同，刨開根兒，滿不是這麼一回子事。你有你的小性子，我有我的出發點，自來走不到一條道兒上。

夫人 不過，有時候一個人，我會無聊到了萬分，就跟現在一樣，像個糖餈人兒，躺在椅子裏頭，熱的眼看要歸了原，想——對了，想着你的世界，想着我以外的現實。全是不可知，全在我的能力以外。幸福嗎？也許。反正我沒有進去看過。可是叫我打進那層花紙罩兒，混在裏面過活，不客氣，我真還沒有那股子邪勁兒。

校長 其實姐妹裏頭，還就是你沾個玲瓏透剔的邊兒。

夫人 可是我日子過的膩極了，你叫我怎麼辦？

校長 聽我講，你可以拿錢買日子過。

夫人 虧你這小學校長！我問你，誰有錢再買一個丈夫？再買一個家庭？一個環境？一個世界？

校長 問題在誰有錢換的掉自個兒的心。

夫人 對！還是姐姐，一針見血。告訴我，你怎麼那麼拿的穩自個兒？

校長 我也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不信的話，我的校長讓你做兩天。

夫人 (搖頭) 我怕透了你那一羣小孩子。

校長 你自個兒就是一個小孩子：淘氣，頑皮，又殘忍，又好奇，又任性，冷起來井水一樣涼，熱起來小命兒也忘個乾淨，回頭玩兒久了，又要說不出地厭煩。

夫人 你忘掉一樣：我不像小孩子那樣天真。

校長 所以你才愧見我那羣小學生。你還記得嗎？前年我請你到學校講演，你站在講臺上就不知道噤咕了些什麼。

夫人 是的。是的。我想起來了。讓我告訴你，我是一道兒哭着回來的。看着那羣小孩子，我覺得

——我什麼也不覺得，就覺得傷心。（站起）我要到裏頭憩憩，你代我張羅一下客人。

校長 你坐下，我有話告訴你。

夫人 我聽膩了，準是學校募捐。

校長 那也是一樁事。不過，坐下聽我說，你一輩子也想不到。

夫人 呵！（重新坐下）是不是太陽打西出來？

校長 我不像你那麼悲觀。太陽不會打西出來。地球也不會停着不轉。

夫人 我看你帶了好風兒來。說罷，我那點兒要暈的意思也溜了個快。

校長 有一個朋友打遠地方來看你。

夫人 看我？

校長 看你。

夫人 講在前頭，要是謀事，我不見。

校長 你簡直忘記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人有多少。

夫人 你也熟識？

校長 託你的福。

夫人 老朋友？

校長 你多年不見的朋友。

夫人 馮允平！

校長 我瞧他這一趟不白來。你還沒有忘掉他的名子。

夫人 你怎麼曉得他來？

校長 他上午到學校看我。

夫人 於是向你打聽我。

校長 不錯。

夫人 他要見我一面。

校長 不錯。

夫人 老天爺，我的心要跳出腔來。

校長 我以為你把他忘乾淨了，所以聽到他講起你，我才答應給他做先容來的。

〔男僕由小門上，打算溜出去。〕

夫人 你放心，我沒有什麼。

校長 〔瞥見男僕。〕回頭有位譚先生拜會太太，你一直領到這兒來。

男僕 是，姨小姐。

〔他走向客廳。〕

校長 〔叫住男僕。〕喂，你先給太太倒杯茶。

男僕 是。

〔他由客廳下。〕

夫人 他一直到這兒來看我？

校長 請問，不是這兒，倒是什麼地方？

夫人 (囁嚅) 自然啦，自然啦。我是說他一直來？

校長 難道還像當年你做小姐的時候，叫人家曲裏拐灣兒地來？

夫人 看你把我說的！

校長 我不說了，你先喝口茶再講。

夫人 你這刁難的姐姐！(呼喚) 高陞！你把茶倒到那兒去了？

〔男僕應了一聲：「來啦！」用茶盤托上兩杯茶，放在她們面前。他停了停。

校長 (向男僕) 記住領譚先生到這兒來。

男僕 是。

〔他由客廳下。

校長 請茶。

夫人 我不渴。

校長 (加重)請茶,廳長太太。

夫人 (嘆氣)是啦,校長先生(抿了口茶)你說他馬上就來?

校長 我們約好了時間,是我先來你這兒等他。

夫人 其實用不着。

校長 (站起)我倒這麼想來的,不過,我怕你小孩子脾氣,先說一聲,你好有個準備。

夫人 停住,姐姐! (起立)我還是不見他。

校長 (看着他)你不見他?

夫人 (氣餒)我見他。(沈默)你才剛說他姓譚?

校長 是的,他改了名姓,叫做譚剛。這是上海姑爺的姓。

夫人 那麼,我稱他表哥?

校長 隨你便兒。倒說,你幫我募的款呢?

夫人 我捐五百。

校長 謝謝廳長夫人。廳長呢？

夫人 也寫上五百。

校長 現在我該走了。

夫人 還有句話。好些年沒有見，你看他變了多少？

校長 我看他還是那樣，比以前也許多了點兒風塵氣息。

夫人 停住！你看我現在還有往日好看嗎？

校長 (折回) 妹妹，你別胡塗。現下我們全上了年紀，各人有各人的正經，你要是不怕人家打攪你，也得防你攪攔別人。他來看你，是老朋友；你接見他，是老朋友。款待的好一點兒，應該款待的壞一點兒，沒有人挑剔。可不是，你得想到自個兒名聲——還有你那位廳長大人。

夫人 是啦，我的老師。你不多坐坐嗎？

校長 我不走。劉大夫的太太病了，他自個兒，還有三個外國大夫，都診不出是什麼緣故，據說來了一個捉鬼的，病就好了。我倒要聽劉大夫講，到底是怎麼回子事。是個什麼樣兒鬼。你不

到客廳來？

夫人 到客廳去聽劉大夫的連篇鬼話？我耳朵留着還有旁的用處。

校長 你像一點兒不賞識他。他知道了，不曉得要麼傷心。

夫人 他自個兒明白，不是我不賞識他；是我的胃病不賞識他。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太太，譚先生。

夫人 請到這兒坐。

男僕 是，太太。

〔他由原路下。〕

夫人 怎麼好，這兒也沒有個鏡子！你先替我陪陪他。（馳向小門，回身。）我去照照鏡子就來。

〔校長等着客人。男僕讓進馮允平。〕

男僕 （看見太太不在了，微微一驚。）譚——譚先生。

校長 譚先生，請坐。

馮 廳長太太——？

校長 馬上就來。

〔男僕由小門下。〕

馮 你說過我來看她。

校長 我說過了。（讓他坐在沙發上。）怎麼樣？不像你想的那樣緊張，是不是？你以為侯門似海，

她見客不會自由。現在你可以證明你多錯誤。你走過客廳，看見的許多男男女女，都是女主人的客人，男主人向例不聞不問，這正是新式富貴人家的好處。你不知道，你這一來就往裏面兒請，馬上會招那羣男女客人羨嫉。我希望你過不了兩天，便自動流放到外邊那羣南北

雜燴，中西合璧的例客裏頭。

馮 （微笑。）兩天以後，我該走了。

校長 走的話，你頂好不來辭行。

馮 噢!!

校長 你奇怪嗎?好些年了,我們姐妹絕口不談你,就跟世上沒有你這人活着一樣。不過,人就這樣兒怪,別瞧她表面上跟你不相干,別瞧她做了廳長太太,她還在想着你。方才她在這兒坐着,聽見你來,她轉身跑到後院,不是躲你,是爲照照鏡子。

馮 我可沒有準備來作愛。

校長 現在準備還來的及。

馮 (微笑)是準備接受,還是準備拒絕?

校長 (笑)這應當問你自個兒。(轉念)不應當問你的責任。

馮 我姓譚,她不疑心?

校長 她一時分心不到這上頭。

馮 你想,我瞞她能夠瞞到底嗎?我還真怕。你聽我講。我不是怕我洩漏我自個兒的底細,是怕我往年愛她的那顆心會死灰復燃,出賣了我自個兒。我這顆心十年前受夠了苦,我怕牠不

大不小來上一個報復。那我就毀了，我就全部毀了。

校長 我相信你不會。我要是不相信你的話，我絕不會給你險上添險。

馮 十年前我嘗夠了愛情的風險，所以，我怕——你知道，已經走到這兒大門口，我還直想不進來，要不是底下人衝我吆喊：「你在這兒探頭探腦做什麼？」我十回有九回怕要爽約了。你說她沒有忘記我，她還像愛我——

校長 我覺得，可不是，我正這樣想：她的愛情是一種方便，不但不妨害你，反而對你有利。這是一種保障。

馮 一種保障？你是說——

【男僕推開小門，側身而立。

男僕 廳長太太。

【客人起立。

【夫人飄了進來。她換了一身衣服。她向馮鞠躬，向校長微笑。

夫人（站住，向男僕。）打電話請白先生來，廳長等着見他。

男僕 是，太太。

【男僕向客廳下。

校長（向夫人。）我上前邊去。

夫人 你不多坐坐？

校長 我前邊替你照料客人。

夫人 敢情好，謝謝姐姐。

校長（向馮。）譚先生，失陪。

【她向客廳下。

馮 好些年沒有見，這回好容易來到老地方，決定先看看你。

夫人 多謝你的決定。我們這邊兒坐下談，好不好？

【彼此客客氣氣地就坐。

夫人 喝茶嗎？這是才剛給姐姐倒的，她還沒有喝。

馮 謝謝。

夫人 也許有點兒涼了，再給你換杯熱的。

馮 不用了。

〔夫人並沒有站起叫人換茶。她不願意有人打攪他們談話，可是她一時想不起話說。〕

馮 你還是那樣好。

夫人 是嗎？我自個兒倒不覺得。有時候鬧點兒胃病，有時候來點兒肝氣，其實日子過的舒坦

坦的。大夫的話就跟大夫的藥一樣，我覺得全沒有意義。

馮 記得老早你就有胃病，不想一直跟到如今。

夫人 所以我也就寶貴起牠來，更不肯一下子把牠治好，不說別的，先是個老伴兒，天晴也罷，天陰也罷，到了牠要來的時候，自來沒有錯過一分一秒。比起熱鍋上的螞蟻，我是說，比起情男情女們的寒暑表，不知道要準多少！

馮 是的。

【反而沈默下來。

夫人 (故意) 你說什麼，馮？

馮 你忘了，我姓譚。

夫人 對不住，從前叫溜了嘴，雖說隔了若干年，究竟熟的佔先，可是你也怪，多年不見，回來怎麼連姓也換了呢？不過，這年頭兒，共產共妻全可以，你可不要怪我多此一問。

馮 你早應該問。

夫人 那麼，爲什麼呢？

馮 其實說起來也可笑。一個人做事，做了好久沒有想到爲什麼，等後來想到了點兒意義，怕是任嗎兒意義也沒有的時候。譬方說，你穿一件衣服，一點兒沒有穿舊，樣子也還時髦，可是你不高興穿，就是不高興穿，當着一櫃子衣服，你就許挑了一件又舊又不時髦的東西，老媽子站在旁邊瞪着眼睛看你，怎麼樣？你一擰頭，披上身，走出了屋子。爲什麼，就是自個兒也說

不出個所以然。

夫人 我也許有這種不快活的時候。不過，這太反常，只能算做例外。

馮 不快活，就是牠！一個人一不快活，做什麼也帶點兒蠻不講理。他不快活，並非不想快活，他想盡方法欺哄自個兒，明明是自個兒，他偏以為改個名，換個姓，好比孫猴子搖身一變，就變成了一個新人似的。實際滿不是這麼回子事，不過這樣因循慣了，久了，全社會接受了他的改換，他還真以為自個兒連皮帶肉都改了模樣，要是有人冷不防叫他一聲舊名子，他反而喫一驚，吓一跳，心想人家叫錯了他。

夫人 原來改名換姓還有這樣一番大道理，我可頭回聽見。你現在一定很快活。

馮 不敢說快活，至少日子過的有點兒意義。

夫人 你是說從前日子過的沒有意義。（攔住他開口）不用辯。喝茶。好不好？還不太涼。

〔馮端起茶杯。夫人隔著茶杯端相他。一時斷了話緒。〕

馮 我可以見見廳長嗎？

夫人 當然可以。不過昨兒晚晌打了一夜牌，現在剛起牀，在裏頭用早點。（尖而且利）你有事由兒見他嗎？

馮 沒有。不過既來看你，似乎應該拜見一下你丈夫。

夫人（譏嘲）多年不見，你竟彬彬有禮起來。可是你知道，凡是我的客人，沒有一個特地要求見一下我丈夫的。

馮 我也不是特地，只覺得規矩上，應該有這麼一句就是了。

夫人 我就覺得你跟從前有點兒不一樣，越聽你的話，越證實我的印象。我還記得你走的時候，好多年了，你也許一點兒不記得。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女孩兒家，一個自作聰明，却又傻透了的年輕姑娘，如今我老了，真個的，老的不成話了。我才剛進來的那個當兒，不是姐姐在，你敢認我嗎？

馮 我特地聲明一句，我絲毫沒有恭維你的意思。我看不出你跟從前有什麼不一樣，更有風韻也難說，除去……

夫人 除去上了點兒年紀。

馮 不，除去如今多添了點兒威嚴。

夫人 謝謝你的盛意，給我挑了這麼一個望而生畏的字眼兒。其實用在警察廳廳長夫人身上，倒是一確百確，不虧你這多學的才子。

馮 (微笑) 你一點兒不像廳長夫人，倒像廳長祕書，前清應該是衙門裏的師爺。你很有深文周納的本領。

夫人 承情之至！你可千萬別再給我添上一個形容師爺太太的字眼兒。那我可就離進棺材不遠了。

馮 的確是我言重了。(預備告辭) 改一天我再來賠罪。

夫人 倒說，你住在那兒？我不放你外頭住。你行李存在什麼地方？我打發人搬過來。

馮 我還是住在外頭旅館方便。

夫人 住在我這兒有什麼不方便？我派兩個聽差伺候你，隨你支使。

馮 用不着底下人伺候。

夫人 那更好。你高興幾點鐘睡，幾點鐘睡，幾點鐘起，幾點鐘起。你出門，頂多下人站起請個安，你回來，頂多再一個安，沒有一個人盤問你的底細。

馮 我也許不辭而別。

夫人 (起立) 跟往年一樣？(微笑) 你這個怪人！可不是，你這多年都在什麼地方？

馮 沒有一定，差不多那一省我也走過。

夫人 你全看到些什麼？

馮 你叫我怎麼說呢？這不是三言兩語說的盡的。

夫人 好罷，留着慢慢講。這些年，你一定恨我恨透了，不是嗎？

馮 愛人的人沒有恨。我有的也就是舐望。

夫人 你說這話，也許是因為你後來忘掉了我，可是起初那一年呢？

馮 我想法子體諒你。

夫人 究竟是表哥，處處留情分。你是我表哥，你知道嗎？

馮 這太體面了我。

夫人 你高興跟我演這齣戲嗎？

馮 什麼戲？

夫人 新名詞兒，就叫人生罷。不過在我們合演以前，你得先叫我知道你的一切，例如你的性情，你的喜好，你的動作，你的來歷，等等。

馮 你願意先知道那一樣？

夫人 先說你打那兒來的？

馮 漢口。

夫人 真個的？（稍緩）你在漢口做什麼？

馮 教書。

夫人 那麼，你不好好教書，跑到北邊做什麼？

馮 回來訪訪小時候青梅竹馬的痕迹。

夫人 這只是一個原因。別的呢？

馮 一個還不夠？原因太多了，反而不知其所以。

夫人 此之謂遁詞。

馮 口試了半天，你看我還合格嗎？

〔夫人正預備答覆，小門忽開。廳長進來，手裏拿着那封公文。

馮站起。

廳長 (向馮)對不住，請坐。(向夫人)白振山還沒有來？

夫人 電話早打了去，該是來的時候。(指馮)你們不認識嗎？這是——譚，譚先生。我們是親戚。

(向馮)這是廳長。

〔馮鞠躬。廳長點點頭。

廳長 (向夫人)記得你有個姑家姓譚。

夫人 這正是那面的表哥，你還有事嗎？

廳長 我等白振山——

夫人 那，你們倆在這兒談談，我去叫人收拾一間屋子出來。

廳長 你留譚先生家裏住？

夫人 你猜了個對。（向馮）少陪，譚先生。

〔她由小門下。〕

廳長 譚先生請坐，不用客氣。

馮 是，是。

〔彼此坐下。〕

廳長 （始終拿着那封公函）台甫是——

馮 剛，單名，沒有字。

廳長 還是起個字兒，好稱呼。

馮 是，是。

廳長 我早已聽內人說起令尊，好像在南方經營什麼公司來的。

馮 是的。說不上經營，只是盡力維持而已。

廳長 開在什麼地方？上海？

馮 是上海。

廳長 關於那一方面的？

馮 這……

廳長 (哈欠) 記得是紡織，是不是？

馮 是紡織。

廳長 我曉得有好幾家，公司雖說開在上海，工廠可全在浦東。

馮 工廠設在中國地面，比較省錢。

廳長 不過資本也過分小不得。令尊那方面不知道是獨力經營，還是集股合辦？

馮 這……獨力經營。

廳長 少說也得十萬資本。

馮 總在十萬以上，我向來不經心，不大清楚底細。

廳長 我聽你說話不帶上海口音。

馮 我從小兒在北邊上學，嗣後又不在上海做事，自然沒有上海口音。

廳長 我就說來的。（哈欠）這幾年你在什麼地方貴幹？

馮 我在漢口教書。

廳長 教——教——教書也就夠苦的，你有位表姐，內人的堂姐，辦了個女子小學，成年鬧窮，天天拿着簿子募捐。（若有所觸）你既然在漢口，廣東的消息總該靠近些。你沒有聽到什麼風聲？

馮 也不過是報紙上每天登出來的消息。我動身那天，據說革命軍已經出了韶關。

廳長 （意想不到）出了韶關！

馮 我看的是漢口英文報。

廳長 北邊消息沈悶的很，簡直不知道。（喃喃自語）出了韶關！也許我管的是警察，不是軍隊，所以總部沒有告訴我。（醒覺）呵，呵，就你看，所謂革命，有沒有成功的一天？

馮 眼下完全是軍事問題，勝了就成功，敗了就不成功。沒有什麼道理。

廳長 不過，這也要看人心的傾向。我聽說，現下教育界全成了革命黨。

馮 不見得全是。例如我也教書，我就沒有加入。我的同事裏面，也極少聽說是。

廳長 這跟前清末年一樣，秘密結社集會，外人很難探出底細。倒說，你在什麼學校教書？

馮 在一個私立中學。

廳長 那就差多了，勿怪乎你不清楚。

馮 是的。

〔廳長的注意力有些渙散，打了一個哈欠，發覺並不雅相，急忙站起掩飾，可惜又是一個懶腰。〕

廳長 我的精神實在不濟，昨兒晚晌打了一夜牌，早晨才睏的覺，不等起牀，就有公事等着辦。

〔他看着手裏的公文。〕

馮 廳長過於辛苦。

廳長 又是一件麻煩事，總部不知道接到了那兒來的報告，淨是些無踪無影的題目。
馮 是的。

〔廳長在圓几旁邊踱着。馮預備起立。〕

廳長 你坐你的。我走走還振作點兒。（站住，牢騷。）其實也不過是芝蔴大的小事，捉一個無名無姓的人，回頭或許再放一個無名無姓的人，然而交代不下來，遇到楣頭上，就許爲這一點點小事，壞掉自個兒的前程。好些人隨着等你下臺，專等機會攻上來。不作人家官，不屬人家管，這話的確有道理。還是經商好，令尊實在具有先見。

馮 一樣沒有多大指望。

〔夫人由小門上。〕

〔馮站起。〕

夫人 你們知道嗎？丁香芽子褪出苞皮，簡直要綠起來。春天到了！這一冬天，又是風，又是冷，活，不把人悶死！

廳長 小孩子！

夫人（鞠躬）。我不是同你講話，廳長大人。

廳長 你一點不懂事，廣東軍隊已經出了韶關！

夫人（揚頭）歡迎！我代表全華北歡迎！

廳長 你急死人！

夫人（行近）得啦，別生氣，看你也成了小孩子。韶關，韶關，你還不照樣兒作官！

〔廳長氣不得，笑不得。〕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白老爺到。

〔白振山由客廳上。〕

白（向廳長鞠躬。）廳長！

廳長：我等了你好半天！

白：是，小的下回知道。（向夫人鞠躬。）廳長太太！

夫人（點點頭，轉向馮。）我們上客廳坐坐。

白（向馮。）不敢請教。

夫人（向白。）譚先生，我南邊的親戚。（向馮。）這位是頂頂大名的白振山，白密探。送到他手上的性命，一年不知道要有多少。

白：多謝太太誇獎。（向馮。）以後盼望多加指教。

夫人（向馮。）走我們的。別理他這一套。全是假招子，等你犯到他手上，他會一抹臉，直起腰來不認人。

白（笑。）看太太把我說的！

【夫人偕馮走向客廳。

〔男僕過來收起茶杯，由原路下。〕

廳長（坐沙發上）坐下，振山。

白 廳長儘管吩咐，我站着就成。

廳長 你坐下，我有公事給你看。

白 是，謝謝廳長。

〔他似坐非坐地坐在沙發外沿。〕

廳長（遞過公函）你先看一遍。

白 是。

〔他恭而敬之地看着函內的公文。〕

〔廳長捶着腿，打着哈欠。〕

〔白放下公文，擡起頭。〕

廳長 怎麼樣？

白 看起來很告棘手。這上面一點線索也不給。

廳長 他叫什麼來的？

白 (重看一遍公文) 叫馮允平，名子生生的，頭回見到。

廳長 上面說是廣東派來的，一定是烏啦瓜啦的一口廣東腔。

白 廳長想的到。

廳長 車站上你得多留神。

白 怕是已經到了本地。

廳長 各棧房的客簿子，你不妨加細調查。

白 (不耐煩，而又不得不耐煩) 是小的知道。不過，廳長……

廳長 你說。

白 總部行下的公事，我們自然加緊辦理。不過，一點著落沒有，平空獸這姓馮的，又不曉得他

一點兒底細，要是不出點兒賞額……

廳長（倦容）我記在心上就是。

白 不過，這……

廳長 等我明天聽了你的回信再說。

【男僕捧上兩杯茶，放在他們面前。

【廳長欠身，意思是請茶，也是送客。

【白收起公文，站起。

白 廳長請便，小的告辭。

【王彝丞由客廳上。

廳長 彝丞，你來的正好。你陪振山談談，我到後面有事。

王 是，廳長。

【男僕趨前開開小門。

廳長 記住後天請客。

王 是，廳長。還有，前天破的那個大賭案。（趨前，低語。）廳長的意思是？

廳長 你調查清楚了裏頭沒有總部的人？

王 有一位財政部司長。

廳長 噢？

王 此外頂高的角色也就是些買賣人，東家，掌櫃……還有兩三個審姐兒。

廳長 （思維。）先把審姐兒一百塊錢一個放出去。

王 此外那些人？

廳長 繳一千塊錢的，打好舖保，先放出去。

王 是。（追上一步。）那位司長？

廳長 就當沒有這人，多扣他幾天。

王 是，是。

【廳長走出小門，男僕隨下。

王（走向圓几）我看你這件事不好辦

白 廳長看事看的太容易。革命黨不比毛賊，上頭要是不出點兒賞額，底下人沒有法子著手。

王 這跟賞額也有關係？

白 平常捉賊的話，上頭不聲不響，我們也自告奮勇。這裏頭出出入入全是油水。我自個兒奉公乘法，不在乎賞額這幾個錢，不過我那一把子人，不像我，單憑廳長的情分。有錢能買鬼推磨，祕書明白。

王 不瞞你說，我不明白。

白 好比獸個革命黨，不是那個學校的窮學生，就是那個學校的窮教授；你踏扁了他們的屋子，左不過是堆爛紙，再也不過是包洋取燈兒。這些年輕人，狂了起來，比瘋狗還難惹，比風地裏的石碑還硬氣，擠不出一個鏟子。不是上頭催的緊，我們寧可不理這當子事。所以祕書明白，這得額外頒賞。

王 譬如要獸這個姓馮的，就你看，應該來個怎樣的數目？

白 少不過一千塊錢。

王 (搖頭)你貪心太重。

白 別瞧一千塊錢，我不要一個鏰子，這全是賞給出力的弟兄們。

王 我看有些難。廳長墊不出這筆款子。

白 墊當然墊不出，誰不知道咱們廳長兩袖清風？(低聲)我是說，隨便那兒挪動挪動，好比說，

那個大賭案……

王 (不許他說下去)你越說越不像話。

白 (歎氣)好罷，我回去跟弟兄們商量商量看。

王 你心上有沒有一個譜子？

白 我先叫上各學校走走。(換題)你看見太太那位親戚沒有？

王 我才剛在客廳遇見。

白 他姓譚，不是？

王 是罷，說同太太是姑表。

白 他是那天來的？咱們就沒有聽人說到。

王 才打漢口來的。我們前頭坐坐。

白 好的。（一邊走，一邊說。）你應該多同他親近親近，我看太太很信的過他。而且，你替我留留神，他也許能夠幫我忙，找出那姓馮的。

王 叫你看，天下沒有一個好人。

白 有一個，至少。

王 誰？不是你自個兒？

白 那怎麼能是我自個兒？（手向內指。）我說的是我們上司。

（兩人會意而笑，向客廳相讓而行。）

幕。

第二幕

還是那間內客室。

廳長踱來踱去，最後站住了，看着他的秘書。秘書坐在沙發上，一邊翻閱圓几上的文件，一邊觀望廳長的顏色。從客廳那面傳來煩激的琴聲。廳長過去放下絨帘。琴聲雖然微弱，還是傳了過來。

廳長 你說是今天早晌送來的。

王 那位司長的太太親自送來的，是一張五千塊錢的支票，票面開的是太太的名子。

廳長 這就好。此外那些人呢？

王 那兩三個窰姐兒當夜就放出去了。來領她們的幾個老鴇繳了一百塊錢，千謝萬謝，直說大人清廉。此外嗎，已經有兩個繳了一千塊錢，打好舖保放出去。不過，廳長……

廳長 不過什麼？

王 不過裏面有一個人，怕繳不出這筆款。他女人親自央過一趟，說是一家子等他現掙現喫，就是賣了傢具，也湊不上來。

廳長 沒有錢也進賭場？

王 是，是。

廳長 這樣辦罷，隨他繳多少，那就算你的罷。

王 (喜出望外；站起) 謝謝大人。

廳長 你坐下。

王 是，是。(重新坐下) 那位司長——？

廳長 (思維) 昨天你發出去的請帖，說是有一個人不能來。

王 是的。他自個兒作東。

廳長 好，你補一份請帖，送到那位司長家裏。

王 (莫明其妙)可是他本人還在廳裏押着

廳長 回頭你拿我一張名片，親自把他放回家，就說廳長不知情，請他原諒。然後用我的汽車把他送回去。

王 (恍然大悟)是，是。

廳長 這得你自個兒去。還有，請帖要在他回家以前送到。

王 小的知道。

廳長 白振山沒有送信來？

王 沒有。

廳長 那姓馮的一定耍獸住才好。方才總部打電話，還提起這個人來。

王 我再囑咐白振山一聲。(討好)今天早晌太太開了一張支票，交我送給方小姐。

廳長 多少錢？

王 一千整。

廳長（驚）一千整？我一個月的薪俸也不過五百！（過去掀起絨帘，向外呼喚）月華！停住！我問你一句話。

〔琴聲陡止。〕

王（不安）廳長，這……

廳長 你送去了，沒有？

王（站起）我親自送去的。

廳長 你前面去。沒有看過的信，留下給我看。記住告訴白振山的話。
王 是。

〔他揀起看過的文件，走向客廳；他掀起絨帘，正好夫人進來。〕

王 太太。

〔等她全然進來，他走出去。〕

夫人 叫我做什麼？

廳長 (反而不知道如何出口) 你彈了好半天琴,也不覺得手指頭累。

夫人 你說有一句話問我。

廳長 你聽錯了。

夫人 沒有別的話講?

〔她走向客廳。〕

廳長 你去做什麼?

夫人 接着彈我的琴。

廳長 回來,回來,我真地有話問你。

夫人 (轉回身) 問罷,我聽着。

廳長 這……這……我聽說你早晨開了一張一千塊錢的支票。

夫人 難道開錯了數目?

廳長 不是,不是。

夫人 開少了數目？

廳長 更不是，更不是。你過來坐下，我們好談話。

夫人 謹遵台命。（坐在沙發上）說罷。

廳長 你太——

夫人 太怎麼？

廳長 太太令人難堪。

夫人 喚！喚！喚！換個樣兒好罷。（作態）廳長中不中意？

廳長 其實我一個字沒有說，你又何必生氣？

夫人 豈敢！我聽大人吩咐。

廳長 說正經，你花錢，我從來沒有問過。不過，你也應該有個節制。百兒八十已經不可以，要是

見天價一千一千地送人，我們可送不起。你沒有經過折磨，不曉得處世的艱難，這我不是不

明白。不過目前這時局，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變動，如今人心不古，我們寧可負人，不要負己。

能多存幾個錢，多存幾個錢。萬一我下了臺，沒有官做，你也不愁喫用。

夫人 謝謝你這番指教。

廳長 現在告訴我，你送那一千塊錢幹什麼用？

夫人 你想知道嗎？

廳長 你叫我評評看。

夫人 好罷。我還忘了告訴你，裏面有五百是你捐給學校的。

廳長 我幾時捐的一捐捐這麼多？

夫人 另外五百是我捐的。

廳長 我捐了錢你還錢？這……這簡直是閻王捐。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夫人 現在讓你聽說聽說。

廳長 這樣捐下去，不上一個月，我會一貧如洗。

夫人 也不過是個返本還原，有什麼希罕！你公家擠來十萬，我這兒還上一千，就把你難受了。

個皺眉頭，瞪眼睛，吹鬍子，打心窩裏疼起！

廳長 你一點不知道錢進來多不容易。那怕是一文錢，我也費了老大心思彌補。一捐就是一千，別人還當我是財主。張揚出去，不等革命黨打過來，這邊軍費先就勒我一個死。

夫人 我想不到做闊老爺還有這麼多的苦衷。

廳長 現在你也知道知道。

夫人 這樣罷，回頭姐姐來，我讓她捐簿上一總改成四百。

廳長 太多，太多。

夫人 二百。

廳長 就算二百罷。可不要忘記報上啓事也是二百。

夫人 自然。

廳長 (拿起圓几上的信件)我到裏面看看這些東西去。(賈人情)你那姓譚的親戚，看謀個

什麼事相宜？

夫人 他向你說謀事來的？

廳長 我想起來問問。

夫人 不勞您操心。你們這些大人老爺們，不敢見個半生不熟的臉，見了總以為是謀事的。倒

像離開你們，人人不用想活着。

廳長 那兒話！看你把我形容的還像人！（走向小門，轉回身）你今天閒的很。

夫人 我忙了一早晨，看人解開園裏的稻草，又是洗，又是澆，弄了我一身泥土。

廳長 你的興致好了起來。

夫人 可不是，我也隨着春天換季。

廳長 （搭訕）我到裏頭看看這些信去。

〔他由小門下。〕

〔不過無聊沒有跟出去。夫人伸了伸懶腰，一言不發，望着絨帘。〕

〔絨帘動了。王彞丞掀起絨帘，空着手，活像無事人，輕輕走來。〕

夫人（動也不動）廳長剛剛裏頭去。

王（行近）不，我回來爲的跟太太打聽一件事。

夫人 噢！你請坐。

王 不敢，不敢。

夫人 得啦，坐下罷。沾了官字邊兒的人，老是這麼不爽快。

王 是，是。（就坐）這是，今天晚晌我想約幾位朋友便飯，其中有譚先生，昨天才來的譚剛譚先生，算是接風，也算是洗塵，我要打聽的就是譚先生的大號怎麼稱呼。

夫人 你預備下請帖？

王 這樣恭敬些。

夫人 你還是問他自個兒好。

王 已經認識了，再問，未免不好意思。

夫人 做了兩年祕書，你學了許多禮貌。勿怪廳長屢次向我誇你，說是年輕人裏頭，數你可靠，

你能夠在小事上用心，足見平日爲人謹慎。

王 太太謬獎。

夫人 我一點兒沒有過分，這只是就事說事。不過就事說事，我還有點兒建議。

王 (誠惶誠恐)是，是。

夫人 (繼續)你巴結老爺，不要忘記巴結太太，說真個的，只要一件事做順了太太的心，不出

三天，包你連陞三級。可是老爺，只有辦公時候才記着你。

王 (情急)太太，太太。

夫人 你自個兒親眼看見的，每天老爺接見的客人比我多，可是能夠見到我的，先有官作。

王 是，是。

夫人 所以作官第一個祕訣，是討上司太太歡喜。因爲你人太老實，僅僅做過兩年秘書，還缺

點兒經驗，所以我特意一五一十告訴你。至于我那位親戚的別號，叫做允平。

【她站起來，不等分辯，由小門下。

王出了一身冷汗，一付可憐相，結結巴巴想申辯一句，却又怕分外觸怒，只好唯唯否否。看見她走，他想追上她，挽回他搖搖欲墜的命運，然而他立不起來。彷彿一千斤擔子的畏懼，羞愧，忿抑與渺小之感壓住他的兩肩。等他恢復了常態，他才發見白振山早已站在他的旁邊，於是惶忙欠起身來。

王 請坐，請坐，我沒有聽見你腳步響。

白 你怎麼啦？氣色難看的很。

王 （苦笑）沒有什麼，我想點兒私事。那姓馮的有沒有下落？

白 沒有。

王 廳長叫我催你，說總部來了電話。

白 電話裏沒有提起賞額？

王 沒有。

白 不瞞祕書，我派好弟兄們，上各學校偵察，不過能不能夠逮住這個姓馮的，全看賞額。

王 我不敢回廳長話，你這近乎要挾。

白 好在姓馮的沒有下落，我們不妨談談別的。我進來的時候，覺得有人剛從那邊走出去。那是誰？不是廳長？

王 不是廳長。

白 準是廳長太太。

王 就算是罷。

白 呵！（低聲）究竟怎麼回事？我向來口緊，你何妨說說看。

王 說也沒有什麼。是我倒楣，碰上了她的脾氣。我胡里胡塗受了她一頓教訓。

白 （有興趣地）哼，她教訓你。

王 早晌她開了一張一千塊錢的支票，交我送給她堂姐。

白 一千塊錢！你說的是方小姐？

王 正是那位小學校長。方才回公事，我信口把這事講給廳長知道。

白 噢，噢，你說你說。

王 廳長馬上叫進太太來。一看情勢不妙，我溜出屋子，放下公文，回來偷聽他們說什麼。

白 還是你有心眼兒。

王 原來那一千塊錢是太太應下小學校募捐的數目。

白 准我打一句岔。都像太太那樣慷慨，順水推磨，沒有一樁難事。可惜我是祕探，不是府裏的人，要我是你，寧可少伺候老爺，也要多服侍太太。

王 對！她就這麼教訓我的。

白 看！這還算她厚待你。

王 不過她另借了一個題目。

白 自然！不是我說，你還真有點兒老實。

王 可是，你知道——呵？（如有所觸）真怪！（沈住氣）公文上那姓馮的，是否叫做允平？

白 馮允平，一點兒不錯。

王 這姓譚的，字兒也是允平。

白 他自個兒說的？

王 我打算晚晌給他接風，問太太來的。

白 可是他姓譚，又是太太的表親。

王 （無話可說）哎，就是這個不對。

〔兩個人聚而復散，一個立住發楞，一個徘徊思索。

白 譚先生在不在？

王 說是一早兒出門，到如今沒有回來。

白 他來這兒做什麼？

王 沒有聽人說起。他自個兒更少開口。這人不是有點兒傻瓜，就是有點兒裝蒜，問一句，答一句，像應聲蟲兒，又像拘謹的君子——隨便你挑一樣好了，反正都是那麼一回子事。

白 他是不是對，你才這樣？

王 你是什麼意思？

白 這，這很簡單。他有心頂你祕書的位子。

王 (其心如揭)我怕的正是這個。十之有九，他存了這心。即使他沒有存下這心，看來也免不了掉這一步。剛才太太那套話，說不定是諷我辭職。

白 (勸慰)我想不會。

王 你叫我怎麼辦？我好容易混到這般地步，混穩了這碗飯喫，要是丟了，別的不提，我那一家大小，老兄不知道，我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另外還有一份兒家。從大學畢業，混到今天這個祕書位子，這中間我嘔了多少心血！(不知如何方好)我看他就是姓馮的那革命黨！他不會姓譚，那是騙人的！他父親在上海開工廠，爲什麼他反而打漢口來？

白 你不許人家漢口有分廠？

王 爲什麼他不在漢口，跑來搶我的位子？

白 我簡直不明白你。

王 他在漢口還教書，不是革命黨是什麼？

白 他教書？

王 他自個兒說的。難道這我也誣賴他？

白 什麼學校？

王 連廳長都不清楚，我怎麼知道？

白 你說晚晌請客，帶上我，成不成？

王 好的。

白 (警告) 有人來！

〔他們分開，望向客廳那面。〕

〔男僕掀起絨帘，他閃在一側，讓進馮允平。後者捧着一大把將放未放的桃花，瀟灑而且輕鬆。〕

男僕 譚先生請坐。您用過午飯沒有？

馮 用過了。太太呢？

男僕 在裏頭。我進去回一聲。

【男僕由小門下。

【馮趨向王白；他們笑臉相迎。

王 那兒去了一趟，帶回這麼好看的桃花？

馮 從朋友園子掐來的。

白 真是到了春天，花兒全要開了。好些天沒有上公園，那天也得走走。譚先生這次來，去過公園沒有？

馮 還是以先在這邊去的。

白 譚先生愛花，公園裏花才齊全，海棠，丁香，牡丹，芍藥，另外一所玻璃房，一年四季有花看。那天譚先生高興，我陪着走走。

馮 一定請教。

王 今天晚晌我想給譚先生洗洗塵，也算接風，不知道譚先生肯不肯賞光？

馮 頭回見面的，確不好意思奉擾。

白 頭回見面，譚先生更不好意思推却。

馮 白先生可謂善於說辭。

王 譚先生慨然允諾，好的很。回頭我再補一份請帖來。可不！我太疎忽，還沒有請教台甫是？

馮 單名兒剛。

王 表字呢？

馮 年輕人，還沒有字。

王 馮先生太客氣。

〔他向白眉目示意。白回了他一眼，然而差不多同時，向馮微笑着。〕

馮 我想不到北方春天也會來的這樣快！

白 這全是譚先生帶來的。往年這時，記得還生着爐火。

王 可不是！天時也常常變動，一年一個花樣。

〔男僕推開小門。〕

男僕 太太到。

白 對不住，我先走一步。你們坐坐。

王 不，不。我們一塊兒走。

白 好，好。譚先生請坐。

王 譚先生，晚晌再領教。

馮 不敢當。晚晌見。

〔馮把他們送到絨帘前，經過一番客套之後，他收住步。〕

〔夫人上來，依然活潑，依然輕盈，說是三十歲，馮怎麼也不會相信。她的話差不多隨她一同進了屋子。〕

夫人 你不回來用飯，也應該來一個電話——（站住）喝！桃花！

〔馮微笑着，迎上去，將花獻給她。她接過花來，放在額下。〕

〔男僕由客廳下。〕

夫人 還沒有開，在熱屋子裏攔上兩天，我怕全會開開。倒說，我一手接過來，這可是送我的？

馮 我親自從樹上掐下來送你的。

夫人 我真得好好謝謝你。一小枝一小枝光是花，沒有葉子，你說這不像冬天的梅花？自然啦，長在樹上一蒲籃，另是一個花世界。可是，你愛看春天那種花兒呢？我自個兒呀，與其說喜歡桃花，不如說喜歡海棠花。

馮 牠們不在一個時候開。

夫人 這正是大自然的美麗。美麗是從不同的變化得來的，好比——

馮 好比你一天換一身衣裳。

夫人 我在說大自然。真個的，有好些美麗東西的美麗，固然在牠們的本身，却也在牠們的遲早安排。好比桃花現時受人歡迎，說不定是因為冬天剛去的緣故。牠來的正是時候，好比——

馮 好比我來。

夫人 呵！

〔男僕捧茶上。〕

夫人（向男僕。）茶放在圓几兒上。

〔男僕放好茶杯。〕

夫人 這捧花交給我屋裏趙媽。

〔男僕接過花，由小門下。〕

夫人 來，坐下喝杯熱茶。

〔兩個人過來坐下，彷彿由於飲茶，反而緘默了。〕

馮（努力從過去掙扎出來。）你說你喜歡海棠花，爲什麼？

夫人 因爲牠有一樹的綠葉兒襯着。雖說開了一樹花，一點兒不嫌單調。而且那一團一團的

小花球，走近了看，個個精而神地站在枝兒上。你呢？

馮 我跟你一樣。

夫人 我讚成一棵樹先長葉子後開花。不等葉子長出來，先就開花，花也未免冒失。

馮（微笑。）這叫做情不自禁。

夫人（不得不轉題。）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一早出去，都去了些什麼地方？

馮 我拜訪了幾個老朋友。

夫人 他們留你用的午飯。

馮 是的。

夫人 他們知道你掐花爲的我？

馮 知道。

夫人 知道爲我？

馮（淡淡地）知道爲你。

夫人（有趣起來）他們怎麼會知道呢？是你講的，是他們猜的？

馮 他們猜的。

夫人 你一定說在我這兒住來的。

馮 大概是罷。

夫人 聽你口氣，好像不是。難道裏頭有我認識的人？

馮 也許。

夫人 那一定是老朋友。說說，是誰？還是在先的朋友有趣，如今這些朋友一點兒意思也沒有。

馮 (淡而又淡) 管他們誰哪，過去事，如今誰也不會認識誰。

夫人 (受了傷) 呵！你是說我！你是說我！你坐在我面前，這麼冷，這麼靜，說出來的話，更加冷，更加靜，像一個一個小釘子，釘住我的手脚！我想打你身上，打你說話上，打你聲音上，找回點兒你來——是的，找回你來！可是我自找！一點兒影子你也寶兒貴地不給我！起先我說你沒有變，你變了，變了一個厲害！

馮 (站起) 你忘記你的身分。

夫人 (冷笑) 我早已講在前頭，我是逢場作戲。

馮 (走開) 你應該記住我的角色姓譚。

夫人 我就知道一個馮允平！

馮 (警告) 低點兒聲! (瞥見小門移動) 茶太熱, 你才剛少喝一口就好了。

夫人 (莫明其妙) 什麼?

〔男僕由小門上。他打算溜出去。〕

夫人 (恍然向男僕) 交給趙媽啦?

男僕 交給趙媽啦, 太太。

夫人 你打電話給東興樓, 叫晚晌留一個房間。

男僕 是。

馮 (向夫人) 晚晌我有王秘書的約會。

夫人 (向男僕) 到前面看王先生在不在, 在的話, 就說我請。

男僕 是, 太太。

〔他由客廳下。〕

馮 你請王秘書來有事?

夫人 我高興。好比你無緣無故跑到北平，藉口爲了看我。（不見回答；恨恨。）是的，那也只是藉口。（自言自語。）你聽見一位十年不見的老朋友來看你，你是一腔高興在等他。他來了，不像一位老朋友，倒像一位老管家。你不是張不見他的影子，就是望見他繃着一張老臉，死活不透一口人氣。

馮 你跟從前完全一樣。一點兒沒有改變。你人不但沒有老，心還照樣兒年輕。（看着她，話不由連珠似地滾了下來。）我曉得你不會變到那兒去，可是經過了這多年月，處在一個有錢有勢的虛榮世界，我總覺得你應該有很大的變動。不是面貌，因爲在我回憶裏面，你永遠是那樣的少艾；我是說精神方面，靈魂，或者淺近點兒看，性情。你自個兒應當明白，你跟從前一定有好些地方不一樣。不過，我看不出來，當着你，我有的也只是些零亂的感覺。你的存在折服了我一切。（停頓。）我不能夠用腦子想，壞處就在這上頭。

夫人 （並不惱怒。）不對，好處就在這上頭。

馮 隨你解釋。你要我說話，我便說老實話。

夫人 我喜歡聽。你說好啦，我好久沒有聽人講一句老實話了。

馮 (經驗之談) 根本人世就沒有幾句老實話好講。你要是不怪罪的話，我還有兩句牢騷。

夫人 (兩手拄着腮) 你講，我在聽着。

馮 譬方說，有一個女孩子，小時候跟你完全類似，自幼兒嬌生慣養，任性，好發小脾氣，說話不饒人，一時換一個主意，兩隻手又細又嫩又白，(夫人自動把手縮回) 成天無事可做，看看電影，買幾張心愛的明星像片，還有，在教會學校掛個名兒，唸唸英文，一禮拜去上三天兩天；忽然，這一塵不染的女孩子，換了一個相反的環境，或者家道中落，或者嫁給窮人，於是，低下頭，她辛苦了足足十年。十年之後，你說，她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子？

夫人 你是問我？

馮 我沒有問你。(思索) 我是在問我自個兒。我永遠這樣問我自個兒。這可憐的女孩子，她要變成什麼樣子？晚霞不見了，天是灰的，地是灰的，人是灰的。我這十年曾經爲她想了許多樣式，可是我拿的穩的，頂可能的，是她變成一個俗裏俗氣的婦道人：俗裏俗氣，你聽了會渾身

打冷戰的。

夫人 所以我沒有嫁給一個窮人，所以我還可以使使小性子。

馮 (誠懇地)不是那麼說。讓我把我這十年的體驗告訴你：別瞧那些婦道人平常，過苦日子，其實問心無愧，忠於所天，她們的靈魂也許頂純潔。有時候，看着我母親的白頭髮，雞皮手，或者對着她那樣的白頭髮，雞皮手，我的眼淚會忍不住淌下來。(收斂)對不住，我險些成了一個感傷主義式的道德論者。

〔他退到後邊。〕

〔王秘書由客廳上。〕

王 (向夫人)是太太叫我——

夫人 對不住。下午幾點鐘有車上天津？

王 四點鐘有一趟，還有——

夫人 好，就是四點。你給我上天津去一趟。

王 (出乎意外) 今天?

夫人 今天。

王 (大為其難) 不知道去做什麼?

夫人 你請彭大夫來, 說我這兩天又鬧胃病。

王 可否打長途電話? 或者——

夫人 (一字一字) 我要你去。

王 是, 是, 不過, 廳長那面……

夫人 囉嗦! 難道我不應該支使你!

王 是, 是, 不過, 我約下譚先生——

夫人 (不耐煩) 我知道。改天好啦。

王 好好。改日子也一樣。

夫人 (看手錶) 差一刻四點, 你馬上就走。

王 是，我馬上動身。

〔他鞠躬，再鞠躬，然後滿腹苦惱，由客廳下。〕

〔馮同情地望著他們，他重新走向前面。〕

夫人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變了樣？

馮 我什麼也沒有覺得，你要逼我說的話，我覺得這一切只是隱痛的另一面。你得的不是胃病，是精神病。

夫人（哀求的口吻）那兒去找對症的大夫呢？

馮 沒有大夫能夠治你的病。

夫人 你也不成？

馮（輕輕搖頭）不成。

夫人（跳起來）那你跑來幹什麼？幹什麼？跑來叫我失望！跑來叫我回味我一生的錯誤！你從來沒有替我想！可是你還要給我添點兒痛苦！讓我悔，讓我恨，讓我不知道衝着那兒出這

一口怨氣才是。我沒有白頭髮，我沒有雞皮手，我不值得你淌眼淚，請問，你這十年做了些什麼，不敢拿真名實姓見人，還東一撇清，西一撇清，畫個圓圈圈兒欺人？

馮（強勉坐下。）你戲演的太過火。

【夫人無可爲力，而且這樣一鬧，倒好受了些，能夠靜靜地抽噎起來。

【馮也無可爲力，站在她的背後，舉起兩手，原想安慰她一番，然而他放下手，不作聲，走到前面，只是靜靜地站着。

【聽見自己的哭聲，夫人反而哭了，拭了拭淚，靜靜地看着對面的男子。她知道她示了弱，索興示到底。

夫人 我也許從前錯過了我的機遇。這回我可不會一點兒力不用，看着放過去。你不能够走，你得給我留下。你才剛看見那姓王的，我叫廳長辭掉他，派你來做秘書。對了，你做秘書！你老在我身邊，由我差遣，由我使喚！答應我罷，打明天起你就是秘書！

馮（微笑。）像姓王的那樣做秘書？

夫人 不，不，不全一樣。（媚笑。）你還兼我一份兒差事。

馮 不要胡思亂想。人只有一回年輕。一時一個樣子。我告訴你，我不能够停留。

夫人 不做祕書你也得停留！

馮 我跟你說過，我也許不辭而別。

夫人 試試看，從現在起，我就不放你走。

馮 除非你派警察扣下我。

夫人 我一發狠，什麼也幹的出來。

馮 做了十年紙醉金迷的闊太太，你還沒有磨完你那點兒 energy，你算令人佩服。不過，誰知道？試試看。

〔夫人氣極了，恨不得一口喫掉他。然而他那樣子太不像是被人喫的人，她反而微笑起來。〕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太太，東興樓說，頂好晚點兒過去，早了騰不出房間。

夫人 告訴八點半去。

男僕 是。

夫人 回來。王秘書動身了沒有。

男僕 馬上就走。

夫人 告訴他不用去啦，晚晌跟我們一塊兒東興樓喫飯。
男僕 是。

〔男僕由原路下。〕

夫人 (站起) 現在，你應不應做秘書？

馮 (乾脆) 不。

夫人 (趨近) 至少你得住到夏天，然後我們一同上北戴河避暑，或者青島，as you like it。就是我們倆，也許我 husband 來住幾天，不過也只是幾天，他不能夠離開他的職務。這，至少，一夏天可以叫我快活。從現在起，我數着動身的日子。可不，我們提前去。快點兒去，早點兒去。住在海邊兒，只有我們倆，只有我們倆的夢，我們倆的——我的話沒有說完，不許你開口。至于秘書，做不做隨你。我不勉強你。而且，你明白，你愛做什麼，做什麼，我絕不過問。我給你自

由。

馮 那麼，我想吻你。

夫人（不嫌唐突。）我說過，我給你自由。不，停，停，你還沒有見過我們的花園，我領你轉轉去。

幕。

第三幕

還是那間內客室，因為時間改了上午，不免有些發黯，然而漸漸淺褪，直到最後，依舊亮了起來。

遠遠傳來零碎的鳥聲。

秘書 着祕探等廳長出來。

王 要是真的話，你敢動手毆他嗎？

白（遲疑）這得看事行事。現在我一點兒毆他的意思也沒有。不過，作主的不是我，我也不過是受人差遣，我跟誰都沒有恩怨。

王 姓譚的就是姓馮的，那倒是小事。問題在牽着太太。

白 所以我來跟廳長討一個主意。

王 你應該先問清楚太太。

白 不，我先探探廳長口氣。我向例主張，先辦公事，後講交易。

王 這樣一來，那姓馮的就算跟頭裁定了。不瞞你說，我討厭這小子那份兒神氣，只要不礙着太太，幹掉他我喫飯也喫的定心。

白 我把他打進監牢，你拿什麼謝我呢？

王 我？

白 別的不說，你的秘書位子先就穩了。

王 自個兒人，總好辦。

白 廳長好像還沒有起牀。

王 廳長回頭有飯局，自個兒做東，要出門也就快了。

白 (行近圓几) 這兒有兩杯茶，還有點兒熱，像誰剛來過。

王 是那位小學校長。

白 她一定是送信來的。也好，先讓太太有個準備。對於花錢不在乎的人們，總得給點兒時間
劃算。

王 姓譚的一早兒出了門。

白 更好，這齣戲正要背着他唱。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廳長用過早點出來。

白 不要緊，我多等等。

男僕 太太跟姨小姐就從花園回來。

白 (會意) 好好，我們前面兒等。廳長出來，煩你通知一聲。(向王) 我們前面坐。

〔他們由客廳下。〕

〔男僕過去開開小門，側身而立。〕

〔夫人和校長手挽手，說着話，緩緩走上。〕

〔男僕由原路下。〕

校長 你不如再想想。是我引他來的，如今還是我引他去。你犯不上死心眼兒留他。害你自個兒是真的。

夫人 他一早兒上你學校去的？

校長 沒有，直到如今，我沒有瞧見他。

夫人 我疑心是他叫你來的。

校長 不是我自個兒要來的。來，我們坐下細談談。

〔兩個人坐在沙發上。〕

夫人 茶冷了，不要換一杯熱的？

校長 謝謝你，我不喝。

夫人 你在這兒用午飯，好嗎？

校長 你不用打斷我的話頭兒。好孩子，聽我說。

夫人 我聽着，你說好了。

校長 你得放他走。你這樣戀着他，一不小心，有什麼把柄落在人家眼裏，你這官太太就不用想體面。毀了自個兒是小事，把人家也賠在裏頭，太犯不上了。再說，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漢，也不是死七掰捌可以留得住的。他已經不是你愛而又愛你的那個學生，那股子熱情也早就用到別的地方。你跟他廝混了這兩天，看不出來，也該覺得出來。看着我，妹妹。你敢說你沒有覺到一點兒？你口硬，不甘心承認，沒有勇氣承認，我全明白。

夫人 你不明白。

校長 得啦，你那點兒勁兒，只是騙騙自個兒的遮眼罩子，其實黑是黑，難受還是難受。人就是這樣子。受人奉承慣了，地位高了，離生活遠了，就不相信天下會有不如意的事。一心情願，萬一有個什麼落空的話，就不知不覺學了那些奉承的臉相，低首下心，自個兒奉承自個兒。那才叫慘！慘透了，我的好妹妹！

夫人 好姐姐，你也讓我說兩句真話。你才剛講，萬一有個什麼落空的話，不過，你應該知道，十

年前我落了一次空，跌的那樣重，跌走了我的心，我的一切，把我跌成了一個空殼兒。所以我不會再落空的，而且，我也不要再落空。這回他來了，一看那張似熟不熟的臉，那顆似熱不熱的心，我這才曉得我這十年來缺了點兒什麼。是的，我要留住他。就是我不留他，他也沒有離開這兒的必要。你那些話呀，就我看來，是叫做替古人擔憂。

校長 可是，對着那張似熟不熟的臉，似熱不熱的心，你真就不感到一點點幻滅，幻滅的悲哀？你不見得沒有感到，不過樣子做的挺硬掙，像是哄的住人，哄的住自個兒，其實你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先是好細。得啦，聽我的話，打發他走。

夫人 你那麼相信我的勢力？就以爲我真有本領，永遠留得住他，扣在自個兒身邊？

校長 如今你也許沒有那種魔力，不過，你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夫人 你忘了一樁事。從前我那麼年輕，那麼好看的時節，受不住我半句話的刺激，他一言不發，就離開了我。現在我上了年紀，嫁了一個他看不上眼的男人，染了許多他看不上眼的習氣，你真就以爲我能夠挽得住他，——一個漂盪了十年，見過千千萬萬女性的美男子？謝謝

你，究竟是姐姐，太看的起我。

校長 咱姐兒倆可都是女人，我要說你說的太厲害，你得記住全是爲了你好。方才你把自個兒說的那麼難堪，看着我，我說，那是良心話，還是說來好玩？我可不信你出於本心。天下沒有一個女人甘心揭破自個兒的底細，要是揭破的話，還是我那句話，她什麼事也做的出來。

夫人 你以爲我會殺人？

校長 不，你沒有那份兒膽子。

夫人 我會鬧離婚？

校長 你做了十年闊太太，回頭鬧離婚？好比魚失了水，你馬上涸死。從前你嫌人家窮，現在你就不嫌了？你一定還記得當年你跟他分手的情形。你把情用的那樣長遠，把話說的那樣彎曲，在你以爲你滿是好意。你要是忘了，我還記得什麼『允平呀，你好好兒幹去，你別管我，將來有一天你成了名人，大名人，蔡松坡一樣的大名人，我就是給你做老媽子也願意！』

夫人（打斷；譏訕）你的記性可真好！怪不得要去教書！

校長（不睬理，繼續）你以為人家受不住你諷刺，離開了你。可是，現在過了十年，他回來了，連個小名人也算不上，就是一點點兒名人邊兒也沒有沾上，你這樣死心眼兒留他，又算什麼？

夫人 好姐姐，我是一個活人，不是一個死天秤，由你擺上擺下，加一個法碼兒去一個法碼兒地惦分量。

校長 可是，大家都是活人，不止你一個人是。你忘了別人也有理想；他離開你，不是怕你挖苦，是怕你毀了他的理想。

夫人 這兒你就錯了。別瞧我那時候諷刺他，就是我諷刺他，也是因為我看他看的重，盼他盼的心切。我不要他做一輩子的只知道談戀愛的苦學生。我要他有志氣。

校長 別瞧你把自個兒叫做一個文明新女性，你就沒有靜下一分鐘理理你那些亂嘈嘈的思想。你做的是才子佳人的夢，不知道那只是一羣書生坐在書房裏頭發呆的把戲。什麼「蔡松坡一樣的大名人」，簡直是佳人盼她情郎中狀元！我這老姐姐也許把話說的太直了，不過，你別生氣，我有一句話還要直。這就是，馮先生不是才子，你呀，你更不是什麼佳人。

夫人 你的話越說越離奇。

校長 好，我就說不離奇的。方才我說馮先生離開了你。過了兩年，你就嫁了我們這位廳長大人。十年以來，你沒有得到他一封信，就是一張賀年片，你也沒有接過。（看着她）不是嗎？

夫人 （傷了心）沒有。

校長 我偶而接到他一兩封信，這我從來沒有對你說過。有什麼用呢？你過的很舒坦，他有他的事業。好馬不喫回頭草，各人走各人的路，他是他的，你是你的。你從前不留他，現在尤其不應該留他。難道你真就那麼胡塗，從前以為他不配做你丈夫，如今就可以當你情人了嗎？

夫人 我沒有叫他來，是他自個兒來的。

校長 人家由于友誼，你以為人家由于愛情？見天兒受人奉承，你看不出人跟人還有區別。你要他跟你那羣人一樣，見天兒過來巴結太太說穿了，那也不全為你。

夫人 我一點兒不要作踐他。

校長 臨了兒還不一樣？過不上兩個暑天，你照樣兒會把他打在祕書羣裏頭。來，讓我問你。你

能不能夠拋下眼前的榮華富貴，跟他私奔？

夫人 你發了瘋！

校長 哈！你不成，是不是？

夫人 當然不成。

校長 我想不到你回的這樣斬釘截鐵。好啦，我也不用再問你，你自個兒明白。

夫人 不過你才剛說的，我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校長 做出來滿足你的私欲，是不是？你把人全看做填路的石子兒，叫你走個快，走個穩，早點

兒叫你稱心如意。

夫人 我沒有你說的那麼可怕。

校長 我不跟你拌嘴。

夫人 你領他來，你領他走，不成！我不是紙紮人兒，你領不了他走，我愛他，他也親我來的。

校長 你是一個頂倔強的小孩子，我不同你講話。

夫人 你是一個頂鼈扭的小學校長，我跟你沒有話說。

〔她雖說扭開身子，却又偷偷在看校長的臉色。〕

校長 來，來，別撅嘴。

夫人 （撒賴）你得幫我想一個主意留他。

校長 他說他要走的？

夫人 他沒有說，他叫我『試試看。』

校長 我簡直不懂你們這些孩子話。爲什麼『試試看？』

夫人 他說我留不住他，我說我留得住他，他說『試試看。』

校長 我不管。

夫人 你得叫他答應我當祕書。

校長 你不成，我怎麼能夠？

夫人 他聽你的話。

校長 可是你愛他，他也親你來的。

夫人 (站起) 你這叫喫飛醋！

校長 謝謝你，我再也不同你講話。

夫人 你馬上給我走！

校長 對不住，我等一個人回來說一句話。

夫人 不許你見他！

校長 他會見我的。你看回過頭！

〔馮允平由客廳上。看見她們劍拔弩張的情勢，他楞住了，站在屋心，不再前行。〕

馮 怎麼啦？

夫人 (趨前) 不怎麼！她愛你！

〔她衝出小門。〕

〔馮打算追她回來，遲疑了一下，立刻轉回身，過來坐在沙發上。〕

馮 你們吵嘴來的？

校長 沒有什麼要緊，你知道她的脾氣。她一會兒就跟我好。

馮 (疲倦)我才叫跑的累！

校長 說是你一早兒出了門。我等了好久。

馮 等我？

校長 我來告訴你一件怪事。昨天黃昏，有人打學校探聽你的消息。

馮 (凝神)什麼人？

校長 起先門房上來回話，我只當是你的朋友。可是今天早晌又有人來探聽，據門房人講，校

門左近總有人轉來轉去，像是守着什麼人出入。

馮 噢？他怎麼一個問法？

校長 詳細我不知道。不過就底下人講，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穿了一身藍布長褂兒，樣子

怪像學生，一進門房就問：有沒有一位馮允平馮先生。

馮 奇怪！怎麼會問到你那兒去？

校長 怪的是今天早晨又有人來問。這回換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也是一進來就問馮允平

馮先生。口氣挺像一個老朋友。門房回了一句沒有這人。他就打聽有沒有一位姓譚的。

馮 朋友裏頭沒有人知道我姓譚，也沒有過五十歲的人。

校長 一定有人想知道你的行止。

馮 (站起，徘徊)很難講。

校長 誰能夠知道姓馮的就是姓譚的呢？除非……我看你馬上就得離開這兒。你新從南方

來，說不定引起官方注意。要不然，就是有人在暗地裏進行什麼不利於你的陰謀。

馮 也許姓王的怕我頂掉他的秘書位子。

校長 你這兩天出門，不覺得有人尾隨？

馮搖搖頭。

校長 好些人胡裏胡塗失了踪，你得小心才是。

馮 (站住) 你沒有告訴令妹?

校長 沒有。我怕她大驚小怪, 反而弄壞了你的事。

馮 你覺得我真有那麼危險嗎?

校長 你自個兒不是沒有譜兒。

〔馮點點頭。兩個人思維着。〕

校長 你還在這兒住下去嗎?

馮 不。我進去收拾收拾就走。我這兒沒有事了。

校長 全都順利?

馮 多虧同志們熱心, 替我跑了不少腿。

校長 我怕女主人不放你走。你看的出來, 她很戀着你。

馮 不過我走了, 會跟我沒有來一樣。

校長 是說你是說她?

馮 都可以說，不過我的意思更指她而言。

校長 你這回跟她盤桓了幾天，該有點兒滿足，補起十年來的惦記。

〔馮點點頭。〕

校長 (站起) 那麼你走好了。

馮 論理我應當謝謝你。

校長 沒有什麼。我倒應當謝謝你，因為你，我學校多了一千塊錢基金。(兩人握手) 你大概不會再到我那邊去。

馮 我想不會。

〔夫人重由小門上。她笑喜喜的，差不多另換了一個人。〕

夫人 (向校長) 姐姐，怎麼，你要走嗎？

校長 是的。這麼快，你平了氣？

夫人 根本我就沒有生氣。

校長（向馮）你親眼看見她跑出去的。我倒不管她生不生氣，不過她譏諷我的名譽，我要提出抗議的。

夫人 我留你用午飯，算和解了罷。

校長 我出來了一早晨，這時得回學校看看。改一次，你恭恭敬敬寫一份請帖來，我再來領情罷。

夫人 真地，你不要走，回頭廳長出門，家裏只我一個人。

校長（向外行）我給你薦舉一位陪客。

夫人 我要你陪。

校長 也要我親你嗎？

【她笑着向客廳跑出去。

夫人 看我不辦掉你的嘴！

【她追出去。

【馮站在那裏，唇邊掛着微笑，靜聽遙遙傳來的「再見！再見！」他彷彿醒了過來，預備由小門下。

【男僕由小門上，閃在一側。

【廳長披着一口鐘，戴着絨帽，從小門進來。他看見馮，點點頭。

廳長 早晨沒有出去？

馮 剛回來。

廳長 噢！天氣還好。（向男僕）請白先生這兒見。

男僕 是，老爺。

廳長 備汽車。

男僕 是，老爺。

【男僕由客廳下。

廳長 譚先生有事，請便。

馮 是。

馮由小門下。

廳長行近圓几，坐在沙發上。

〔稍緩，白振山在帘邊出現，看見廳長，遠遠鞠下躬去，然後趨向前面。〕

廳長 你坐下，振山。

白 不敢。

廳長 你坐下好說話。

白 是，廳長。

廳長 你快點兒說，我出去還有應酬。

白 是。（坐在沙發邊沿）這是關於逮捕那個姓馮的事。

廳長 我記得，我記得。（用力在想）他叫什麼來的？

白 馮允平。

廳長 是的。你偵察的怎麼樣？有沒有這人？

白 有這人。

廳長 好的很。獸住沒有？

白 困難就在這上頭。不敢欺瞞廳長，這得買通幾個得力的眼線，因為，廳長明白，我們隊裏沒有人認識這姓馮的。

廳長 他藏在什麼地方？

白 現在不敢說一定。有些嫌疑地方，已經派好了人看守。

廳長 那就好辦。只要面生，形迹可疑，你就下手好了。

白 直到如今，還沒有遇見這樣人。他既然是南方派來祕密工作的重要人員，一定輕易不拿把柄給人。

廳長 依你說，這很難辦。

白 廳長無妨先頒一個賞額。

廳長 賞額？

白（斗膽）是的。好些地方都得用錢。例如買通眼線，就得一筆開消。依職下看，廳長撥下一千就成。

廳長 胡說！一千塊錢豈一個革命黨，還不定豈的住豈不住！

白 現在革命黨看着不要緊，將來裏應外和……

廳長 放屁！這話也是你說的！

白 是，是，職下該死！不過，這是廳長的恩典，多少賞下點兒來，底下人好歡歡喜喜辦事。

廳長 他們不關薪？

白 是，是。

廳長 你們這些辦官事的人，見月兒領了薪俸不算，處處還要講價錢。總部公事交給我的時候，說好了多少來的？我這兒警餉沒有著落，天天跟總部商量，你那兒賊沒有豈住，先叫上頭開支票，有這種道理嗎？

白 是，是。

廳長 你跟了我多少年，官場上這點兒事還不明白？

白 是，是。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廳長，車備好了。

廳長 就走。

男僕 是，老爺。

〔男僕由客廳下。〕

廳長 (站起) 叫你手下人多用點兒心。

白 (站起) 是，大人。

廳長 (向外行) 等人獸住以後，那時候百兒八十，我再向總部請。

白 全仗大人體恤。

〔他深深一躬下去，已經不見廳長的身影；他站直了，回過身子，做鬼臉，吐舌頭，彷彿恐懼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輕〕

蔑戲弄報復。聽見輕快的步聲，他立即嚴肅起來，裝做要出去的樣子。

〔夫人由客廳上。一看意中人不在，她收住步，改了面容。〕

夫人 呵！白先生！

白（奉承）是，太太。太太好！我這兒正有一樁事跟太太報告。

夫人 怪啦，你有事跟我講好，我們這邊兒坐下談。

白 是，太太。

〔他等夫人坐好了，坐到原來的地方。〕

夫人 什麼事？

白 先請太太過目一樣東西。（從衣袋取出公函，抽出公文，呈上。）這兒是。太太請看。

〔夫人接過一看，大是驚恐，然而她不言語，極力表示若無其事而鎮靜。現在她明白馮允平了，覺得自己受了騙，心
上是傷痕，這傷痕一直牽動她的尊嚴，所以她不喊出口，反而啞着。〕

〔白觀察她的表情。她也曉得他在觀察她。她一擡頭，他就移開視線。〕

夫人 是廳長交下來的？

白 廳長交下來的。

夫人 你探出什麼消息沒有？

白 這，剛有點兒眉目，稟過太太，我就布置。

夫人 你方才跟廳長談的就是這個？

白 就是這個。不過，太太明白，上頭向我要人，可是交的出交不出，又是底下人的事。

夫人 假定你交不出。

白 遵照太太的意思。

夫人 我沒有意思。

白 是，是，假定我交不出。

夫人 那，你怎麼樣？

白 我回廳長一句話：人已聞風遠遁。

夫人 那麼，廳長呢？

白 廳長回總部一封公文，說查得並無此人。

夫人 （差不多扔出那封公文。）假定你交的出。

白 這，沒有這個假定的道理。

夫人 爲什麼？

白 太太明白，上頭沒有賞額。

夫人 （微笑。）廳長不給錢。

白 是的。

夫人 你的意思是多少？

白 我跟廳長說了個一千的數目，他罵我胡說。

夫人 警方有人送你一千，你放他走嗎？

白 我放。

夫人 是你說的？

白 我用人格擔保。

夫人 (站起) 等等，我出去就回來。

白 是，太太。

〔他站起來，快步過去拉開小門，彎着腰，等太太出去。然後，他挺直腰，轉回身，和水紋散開了一樣，他的老臉鬆適了。〕

白 (自言自語) 一千塊錢！我一個人吞呵，呵，留下你那百兒八十罷，我的廳長大人！馮的，馮不住姓馮的，是革命黨也罷，不是也罷，我全不放在心上。就是燒了這座城，毀了你的貪賊前程，我的廳長大人，看着銀錢分上，我也管不了你那許多！對了，革命黨，鬧罷！把官兒都讓女人做，我才開心！我們太太真有她的！爽快，麻利，精明，慷慨，又年輕漂亮，就是不給錢，人情願巴結。

〔聽見脚步，他立即轉回身，預備過去開門，但是夫人已經進來，他只好閃在後面，卑微地掬着腰，笑着臉。〕

夫人 這是一張五百塊錢的支票。(把支票放在圓几上) 還有五百，明天開給你。

白 是，謝謝太太。

〔他趨前取起支票，仔細審看。〕

夫人（鄙夷）不是假的。

白（急忙收起）那兒話！全憑太太栽培。

夫人 你們只認識現洋。

白 不，不是，是。

夫人 明天見過廳長，你再見我。

白 是，太太。我知道怎麼交代。

夫人 好，明天見。

白 是，太太。

夫人 對不住，過路煩你把王先生請進來。

白 是，太太。我明天早晌來。

「他一日『太太』由客廳下。」

「停了半天的鳥啼，忽然又在窗外喧叫。樹枝影兒在白淨的窗紙上搖動。太陽正在中午。」

「夫人望着瑛帘，動也不動，聽着外面春天的音韻。她的夢碎了。她靜靜走向沙發，撲在裏面，嗚咽着。她需要哭，彷彿情感過分緊張，不得不發洩，却又不能發洩。她不禁察有人由小門進來，站在她旁邊，靜靜地，同情地，看着她漸漸恢復。」

原狀。她發見馮允平，因為無法而且無須掩飾，索興不言語。」

馮 我說過也許不辭而別，不過，那太不近人情，我不應該再犯第二回。（停了停）謝謝女主人的恩情。

夫人（聲音發啞）你坐下。

馮 我特地向你辭行。

夫人 我知道。我正準備你走。你坐下，聽我給你安排。

「馮只得坐下。」

「王祕書在帘邊出現。」

王 是太太叫我。

夫人 (打起精神) 對不住，王先生。你現在還是給我去一趟天津，把彭大夫請來。

王 是。不過還得乘下午四點鐘火車。

夫人 不用，坐我的汽車去。

王 (躊躇) 我還沒有用午飯。

夫人 你路上用罷。

王 好，好，一樣的。

夫人 車備好了，請進來說一聲。

王 是，是。

〔他由原路下。〕

夫人 要是你上天津的話，不妨坐我的汽車去，好在是個順路捎帶。我想你不會不上天津。從

天津可以搭船去上海，從上海可以換船到廣東，是不是？

馮 (感動) 你安排的真好。(想吻她的手) 你是人世頂高貴的女子。

夫人 (縮回手) 少肉麻點兒!

馮 是我錯。對於你，應該用靜默感謝。

夫人 (譏嘲) 謝謝你的靜默。可是，我或許沒有理由問，不過話到了口頭上，嚥下去也沒有用。
現在，請問，你的事情全辦妥了嗎?

馮 全辦妥了。

夫人 那麼，請你原諒我的直率，你來真個是爲我嗎?

馮 不是。

夫人 連原因之一，也不是了，我的譚先生(不等他開口)你欺騙我的熱情，你欺騙你的老朋友，你欺騙我的一切，你欺騙我，你知道嗎?

馮 不是欺騙，用不着欺騙。

夫人 那麼，你這善於措辭的革命家，又是什麼?

馮 是隱瞞，一種事實上必需的顧慮。

夫人 顧慮我出賣你，賣給我那位廳長大人？

馮 說實話，我沒有向你解釋的必要。

夫人 (大怒) 利用我，是不是必要？閉住你的嘴，我不要聽你的！我聽夠了，聽夠了你的甜言蜜語！我也看夠了，看夠了你無恥的行徑！你把我當做一個什麼東西！我就這麼不配做你的知己？昨天你還親我，對了你還分的出心勾引我！你知道嗎？昨天晚晌我已經走到你的門口又走回去，你知道嗎？你不知道我多愛你！你看事看的那麼高貴，看愛看的那麼卑賤，還不如一朵野花，一脚踩在鞋底下！那你爲什麼來見我，你這麼看不起我？你這人面獸心，你就沒有拿我當人看！不過，我也是人，我也做給你看，你這負心賊！我還盼你跟我在一起，在一起避暑，快快活活過上一夏天！可是你打心裏就沒有我！好像只有你一個人配活着，此外都是多餘！可是我還偏活着給你看！走，走你的！我不留你！

〔馮默然起立，伸手告辭。〕

夫人 呵！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來，坐下說一句話，直到如今我還沒有聽見你開口！（強他就坐。）我說的太過火，你不見怪，是不是？（溫柔地）你不清楚我多愛你。我性子一上來，就忘了分寸。我想愛人的人都是這樣，你敢說不是？

馮 我僅了你的虛榮是真的。

夫人 管牠哪，你讓我傷心倒是真的。說，讓我聽聽你的聲音，以後我們也許沒有機會再碰見。就是碰見，我也一定成了一個老太婆——可不是，白頭髮，雞皮手，你一樣也要爲我淌眼淚！（恩愛地）要是你再到北方來，你還來看我，跟這次一樣，是不是？

馮 （握住她的手。）我怕不能夠。再來的時候，不像現在，我會攙在我那一大羣夥伴裏面，與與頭頭，唱着歌，喊着口號，換一個樣子。你想不到的熱狂樣子，

夫人 （苦笑。）我曉得，我曉得。我不會留在北平等到那一天的。現在，我放虎歸山，做成我自個兒的毀滅，你該——你該原諒我了罷？

馮 原諒？

夫人 從前我不肯嫁你。

馮 用不着原諒。我早就覺得你我不會走在一起的。再說，過去的事我也沒有多少工夫想。

夫人 你爲黨一定忙的厲害。見天兒早晌你都在外面，做什麼？我簡直想不出來怎麼一個革命法。跟你那些朋友，商量，聯絡，埋伏，破壞，對不對？你一定是一個小頭目，或者大頭目。你知不知道？你的祕密我全曉得了哪。你奇怪，是不是說起來也可笑，我花了挺大的價錢買來的，有點兒不值，怕是不管牠，反正我花一千塊錢買來了點兒意外傷心，——我是頭號兒傻子，做的還都是頭號兒傻事。

馮 有人想獸我，是誰？

夫人 還有誰？那太上皇總部。

馮 沒有人疑心你？

夫人 疑心我什麼？

馮 你我的友誼。

夫人 我當疑心我是革命黨哪。別的話，我們這樣兒女人也不放在心上。你以為我做了廳長太太，就真個正正經經做起人來了嗎？也許別的女人會這樣子，我雖說胡塗，還不至于一點人味兒不留給我自個兒。我老想法兒活着，好比一盆花兒生在窖子裏頭，我能夠怎麼舒展，就怎麼舒展。

馮 這未嘗不是一種生存的道理。

夫人 你的話倒像一回子事，口氣可怕沒有那麼恭敬。我再傻也聽的出來。不過，你要我怎麼辦？別瞧我是一灘死水，見了縫兒也是鑽。這正是我那點兒小得意處。我不比你男人，一賭氣，走遍天涯鬧革命，鬧的丟不開手，命也賠在裏頭。你敢說，你鬧革命不是賭氣？

馮 一個警察廳廳長太太絕不懂什麼是革命的。

夫人 至少她比一個革命家懂的爱情。

馮 我不知道。

夫人 (跳起來，慘笑) 你不知道？我的允平，允平，你不知道？喝，喝，他不知道，我的大革命家哪！

(在他面前站直了。)我不喜歡你這種寡言——寡味——連動作也寡的英雄!(看見他的臉抽搐。)你身邊沒有帶顆炸彈,或者手槍?

馮 幹什麼用?

夫人 要是我,先炸掉一個警察廳廳長。

馮 (微笑。)你以為他配嗎?你太看高了你丈夫!

夫人 (思維。)你的話有道理。到了性命關頭,他頭一個投降。來,聽我一句話,要是我跟你走呢?

馮 你?

夫人 我。

馮 馬上?

夫人 馬上。

馮 我不信。

夫人 你跟姐姐一樣,不信我會走!

馮 她對。

夫人 你那麼看不起我？

馮 不，你看人生看的太兒戲。我們沒有法子在一起。不可能。

夫人 (呆了呆，強笑) 可是你來看我。

馮 我來看我十年前愛過的女孩子，我理想裏的，夢想裏的，一個已經死去了的女孩子。

夫人 死去啦？

馮 (口氣溫柔) 好在我的記性還沒有死。牠會幫那女孩子一塊兒活下去的。

夫人 你知道我現在想怎麼樣？我想一槍打死你！(看見他不言語) 不，我們永遠是好朋友，不是嗎？鑼鼓還沒有響，戲就收了場，豈不有點兒太快？心裏有點兒遺憾，你不覺得拉拉手，你真該走了！

〔馮珍重同她道別。一種淒涼的情緒堵住他，他低下了頭。

〔王秘書在帘邊出現，看見他們握手，楞了楞，輕輕咳嗽着。

〔夫人看見他，倒退一步。〕

王 車備好了，我這就走。

夫人 好罷。譚先生要到天津去一趟，捎帶着他，你一道兒也不寂寞。

王 (意想不到) 譚先生跟我一塊兒上天津？

夫人 他另外有事。

王 那好極了！怎麼，馬上就走？

馮 我們現在就一同出去。(向夫人) 再見！

夫人 再見！(失了氣力) 再見！

〔她向前送了兩步，扶住琴几，便不動了，望着他們的背影。〕

全劇完。

幕。

本事

冬天過去了，春天來了。

北平還在軍閥統治之下。是腐朽一樣平靜。但是，風換了向，遠遠帶來不寧的消息。

警察廳廳長家裏來了一位姓馮的不速之客。年輕夫人把他留在家裏住。他們是老朋友。他現在姓譚。夫人把他喚做表哥。

廳長接到上面的公事，捉拿一個從南方來的姓馮的。秘探以為有賞額就有線索。廳長駁回他的請求。秘探便把消息賣給夫人知道。

夫人派汽車送走她的老朋友。

春天去的這樣快，眼看夏天就要來了，那時候百花怒發，只有夫人却該萎了。

演 員 表

上海劇藝社演出

警察廳廳長……………李健吾

廳長夫人……………夏霞

女子小學校長……………柏李

王彝丞……………徐立

白振山……………陳西禾

馮允平……………王明孫

男僕……………方向

導演……………陳西禾

跋

我幾乎等于重寫了一遍這不過是春天。從今以後，我將不再爲牠穿紅著綠，爲牠擔憂人世的陰晴冷暖，我將任牠逐命運之波浮沉。

民國二十三年暮春，住在北平內城的東南角，我集中了六天，把牠送到多災多難的塵世。這載在當時出版的文學季刊。記得就在那一年的秋冬之交，我接到陌生的貝滿女中高級學生一封請帖，說她們爲了什麼紀念，不公開在學校上演這齣小戲，約我去指導一切。我不會「指導」我坐在底下看戲。一座小小禮堂擠滿了人頭，十九全是女孩子。從她們清脆的笑語聲中，我接識到天真爛漫的心靈。那些演員，那些女孩子扮的角色，特別是男角色，在若干簡陋的桌椅中間踱着，講着，好像來在夢之國，好像踏在落花三尺的仙境，她們是可愛地不真實，不真實地生動。吸引我的不是戲，而是她們魚在水中游來游去的恫恍的感覺。忽然，我聽到革命者

說到：

……還有，在教會學校掛個名兒，唸唸英文，一禮拜去上三天兩天……

雖說是初冬夜晚，雖說大廳和暖如春，我出了一身盛夏的苦汗。大家明白，貝滿女中正是
一個教會學校，我的杌隉不言可喻。我偷覷着四周的女孩子：她們似乎一無所悟，靜靜在領會
那熟悉的聲音而目所表達的生疏世界。她們被什麼好玩兒的東西吸了去，她們就不知道理
會那根刺，根本也不懂得現下流行的批評術語，什麼「超主題」而又「主題以外」的一套
戲法。那穿了一身（哥哥的？）寬大西服的革命者，一本正經，站在旁邊諷勸和他同樣嬌柔的
舊愛人。她（那革命者）有觀衆的渾厚，真淳與誠懇。我相信這羣女孩子的演出並不失敗，失
敗的是我這賣弄聰明的 *Cynique*。

然而，我滿意。她們的童心是我和我作品的童心的保證。願上天保佑她們不復是我廳長
夫人的形象！

這齣小戲似乎引起了若干女學生的興趣。就在同一冬天，第一女中公開舉行游藝大會，

把牠列做主要節目之一。我沒有去看。第二天，朋友告訴我，公安局臨時派人通知，禁止這不過是春天上演。我問朋友禁演的理由。他笑了，『有什麼理由！誰叫你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這一點上，公安局似乎比現下流行的『主題以外』的論調高明：牠是爲了切身的『主題以內』。

但是，同教會學校那些女孩子相比，公安局和批評術語要多小家子氣，多缺乏活潑的智慧和！而且，婦女們，那受男性文化欺凌了數千年的女性，並不以我描畫了她們中間的一位，便悻悻然有所不快。正相反，她們以喜愛來接受這菲薄的變象的禮物。大人先生們比一個可憐的文人如我之流亞者更其富於想像，不免『以內』『以外』地想入非非。他們從軍閥統治之下的警察廳聯想到革命勝利之後的公安局。他們把一個自身即是限制的拼湊看做一張牛皮，用力往開裏揪扯，扯到牠不復存在。他們的海量容不下一粒黃沙。然而，大人無赤子之心，他們不原諒這小小的遊戲，不接受這北伐的山歌，我明白他們的悲哀。

若干年過去了，一切成了塵迹，忽然有一天，一個大熱的夏天，我收到一封具名『不識者』

的長信從西安寄來，一個上海什麼學校的學生，要到延安去再生。一腔同情，他指出我一般創作的缺陷，敘述他怎樣在隴海路上讀我譯出來不久的聖安東的誘惑，以至於發昏十二章。最後，他提到這不過是春天，怎樣在學校遭受當局禁止，然而，不甘心，他要到西北實現他的搬演夢。我感激這「不識者」的稚氣，他的熱情勝似一百次演出。

自然，我也時常聽到牠在若干城市露面。我慶幸祖國廣大，小醜猶得跳梁。

朋友們組織上海劇藝社，決定利用星期日早晨十點到正午的時間，舉行四個月的實驗公演，地點是以九牛二虎之力租來的不宜於戲劇的新光。他們看中了這不過是春天。日期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好逢到春光明媚的季節。這是我第一次親身參與這齣小戲的演出，也是我第一次在上海公開演戲。原來決定只演一場，以後四月二日續演一場，四月三十日再演一場。

我必須感謝牠的觀衆。尤其是第二場，趕着滂沱大雨，雖說一位有心人在報紙警告觀衆「當心招涼」，但是，八點鐘來到電影院，我看見三位女士兩位男士痴痴望着鎖閉的鐵門。我

相信自己第二場的表演可觀：我不得不爲牠冒雨的觀衆効力。

關於導演方面，導演陳西禾先生有一篇文字解釋，如今摘錄一段，留做心領的物證：

全劇開始到收束，隱隱然泛露出三種不同的情調，如果那位英國理想主義者的色彩學說也可以引用一下的話，那麼，第一幕該是純青，第二幕從青裏發出淺紅，第三幕則是混合着激情，哀怨與未來消息的紫。正像一個果子，由原生的清澀過渡到成熟期的甘美，然後寂然搖落在淺草的秋坪，迴望搖曳的枝頭依舊充斥着生意，未來的果實正在隱隱中萌釀。是隕滅，但也是完成，是更新期待的開始。

劇評方面，或褒或貶，我一律以靜默誌謝。關於劇本，有人說牠「有一點詩人的浪漫的寂寞味，」我覺得相當有趣。然而又有唐齊先生其人者，却說：「牠不怨天尤地。牠所刻畫的只是人。牠帶來了朦朧迷離的光明。」他把牠歸入現實。關於演技，大家一致讚美夏霞女士。這是公道的。猶如導演，她把一抹虹光帶給劇本。巴人先生把最大的獎掖留給這齣小戲的演出。他說：「這不是戲，而是人生，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是真實的人生。人生，還不是藝術的最高的標

的？」巴人先生有些醉意，他在嚙語。

現在一切重歸平靜，來到這又一春天，我從頭到尾把這齣小戲清理一過。好像一位力不從心的胡塗父親，不怪自己，却怪兒子，我提起牠的衣領，把牠搥出大門，發脾氣道：「去罷！碰你的運氣去罷！我是夠了！」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文季叢書之十一

這不過是春天

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

初版

著者

李健吾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定價國幣七角五分

2
404021
(2)



加
一
五
張
暫